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三十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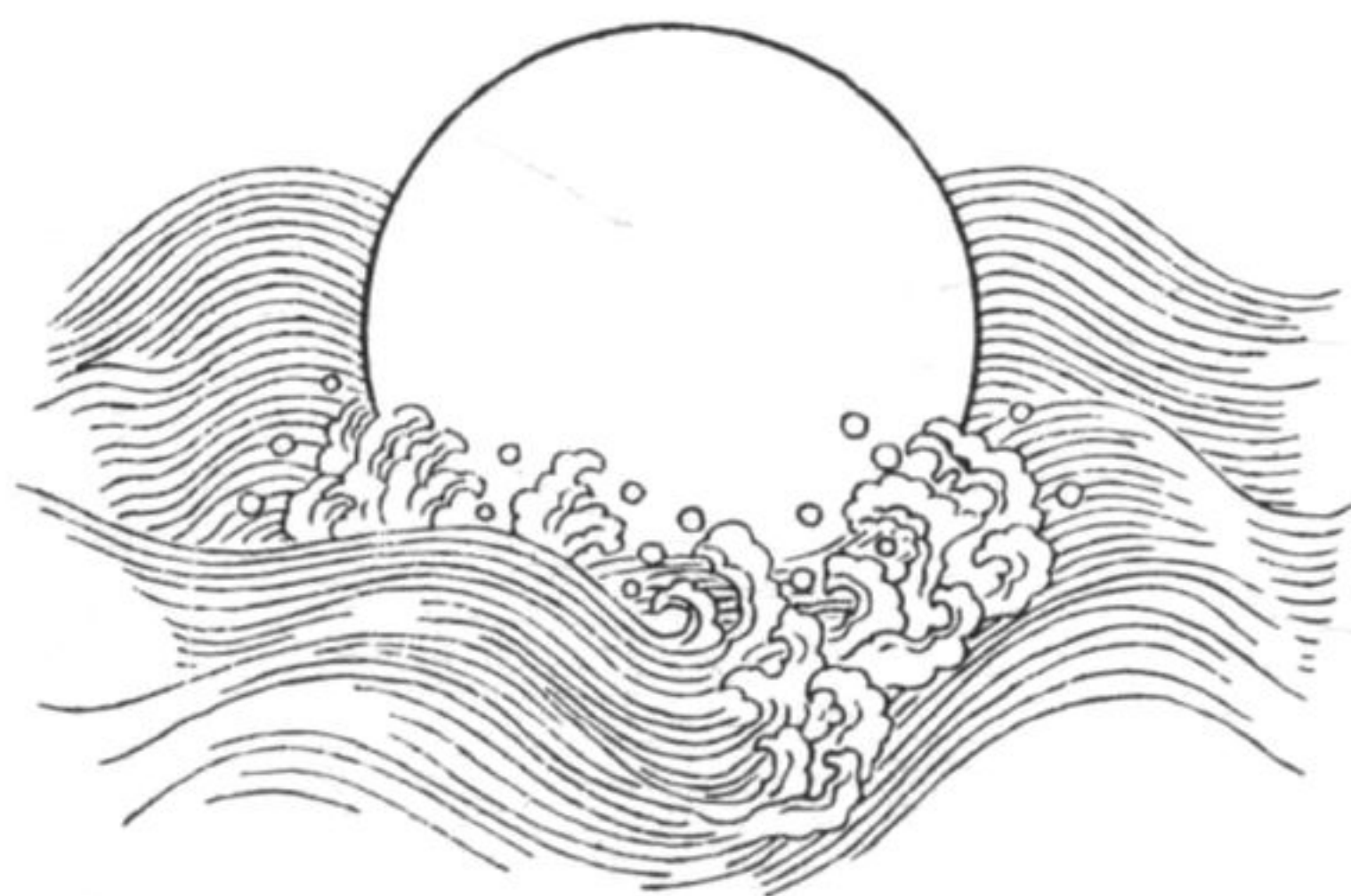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 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三十冊

黃山書社



(明)張慎言 撰

洎水齋文鈔二卷詩鈔五卷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山右叢書初編本

張藐山先生行畧

公諱慎言字金銘邑屯城里人大參昇之家孫也幼穎敏絕倫爲名儒生中萬曆庚戌進士令壽張調曹縣所至有循聲以績最擢陝西道御史出按屯田釐奸敗弊不避權貴乙丑丙寅之際閹宦肆毒宵人借勢以調劑三案件旨謫戍肅州搆快雪亭著述其中有悔草諸詩文戊辰賜還補湖廣道遷太僕少卿太常卿轉刑部左侍郎以譴獄失旨閒住家居凡八載經營泊水園亭研究經史內典所著有泊水齋詩文會集秦寇發難幣費築同閤合里黨聚處如第五倫故事戊寅起兵部左侍郎辛巳晉南戶部尙書老成諳練百寶肅清改右都御史掌院事嚴核貪墨臺端震懾甲申夏遷 旬餘卽致政去僑寓蕪陰移宛水疽發背而卒年 十有九

泊水齋文鈔

行畧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邑中及佗旁邑壤境相接居不出三十里外在行山谿谷之間由明以來以科第顯立名當世者甚多踰晉以南數郡縣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易殫數其爲天下所尤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相張公銓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死事此五公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以涑泗之四科則班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疏庵有文而畧其陽長於論事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而其人苟不亟亟於表襮好名以求異雖同明之人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知者亦半迨其後聲稱湮滅而無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摧心飲恨於斯文也吾於藐山張公有慨焉向所謂文學之科公其人也始吾所居三十里溪谷之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使容山公公諱皆最能詩已開文學之先矣而莫爲之繼藐山先生翕然獨興於數世之後其所與交遊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敬蓋當世之文人皆已知之

泊水齋文鈔 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矣里中則楊黃門沁渭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東谷最晚出於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揆厥所由則先生推挽之功爲多不可誣也昔子夏教授於西河言偃崛起於東吳流風遺韻有以振往古而導來今孰謂先生之功爲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風微晚節之昭明不愧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者而斷以謂文學舉其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節敦敦友誼又稱國家置之冗散不得當一臂由今思之可爲痛惜則其所取於先生者又豈獨以其文哉兵劫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珩搜錄其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錄版行世而先生從孫太僕君泰交式光前緒微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有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時及見其鈔本後略省記悉索敝篋中不可得問之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無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又以知太僕君之賢能不歿其先人也

時

康熙庚辰人日同里寓人陳廷敬書

泊水齋文鈔 序

一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泊水齋文鈔目錄

卷之一

疏

本末兼治仰贊圖計疏

第二疏

第三疏

序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表節孝序

見吾詹先生壽序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追草序

泊水齋文鈔 目錄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九正易因序

王芝房詩序

郭芝玉詩序

又玄雲水集序

萬子驛填詞序

蕪湖禪定庵募緣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並後序

歲計錄序

卷之二

碑記 附序一首

宗教寺碑

冀南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邑侯楊公生祠記

陳儒人黃氏苦節記

同閣記 並後序

論說

明德論

中庸說

讀書說

讀書交友說

報德報怨說

雜著

泊水齋文鈔 目錄

重修海會院募緣疏

讀高皇帝敕諭

翼南會約

直義或問

生機

題卷

徐六岳先生偶咏題辭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與藍仲遜譚易

書若水惠紙

偶書十六則

卷之三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啟牘

告邑中父老守城啟

與耿曲沃啟

與人書 二首

與張深之書

酒泉寄貴聞札 三首

寄石壩雲書

札孫宅相

家書 七首

墓表誌銘祭文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疏菴王公墓表

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

泊水齋文鈔 目錄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合葬墓誌銘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庭芝張公暨配宜人畢氏石氏合葬墓誌銘

誌銘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述文王公墓誌銘

明故承德郎大興縣知縣貴文楊公暨配贈安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孝廉仁甫王君墓誌銘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泊水齋文鈔卷一

陽城張嶺山先生著

山右叢書初編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采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鹽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爲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后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所以爲經久之圖語有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爲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而止嗣補苴於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本計恐字多逾限臣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采鼓鑄言之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於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二十年前米斗只百錢耳日有不及百錢者近年口口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軍荒至販粟於千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恃一泊水齋文鈔 卷一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曰使我爲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箱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況開采未必獲什一之利而墾種之害不可勝言說者又謂鼓鑄之利其言鑿鑿可聽臣以爲今日非錢少之患正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闕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爲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貨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鈔錢日益賤也當年儲者竭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於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邊兵一日之餉倍於往者三日而尙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況兵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賈且將爲盜比既爲盜又當費勦餉不可算

在兵則日譟譟則且將逃而叛比既叛而逃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追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爲潢池之弄百姓因而不得耕而苦於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譟兵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爲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爲盜雖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爲不足且不止於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曆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元抵銀一兩今則增至八百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一千四五百不等者此何以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穀與貨日多而錢口貴而講生錢之法政使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所謂富所謂不可勝用者何也物非珠玉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爲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眞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兩相生而遂裕於流水之原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非眞死也子母不相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泊水齋文鈔 卷一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祈敕下廷臣詳講至稅斂已萬不可薄矣其他尙有可言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使盡言之必有出微臣寡昧之外者臣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第二疏

開采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議臣謹再議之臣以爲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耕者不知凡幾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民之棄而不耕與不能耕不得耕者皆各有其故不求其故使軍荒殘破之子遺樂而歸婦子於南畝徒使之輟耕太息而徒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喪已成之膏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者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覓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臣竊是憂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免盜賊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言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

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亦並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在某處即問之軍軍亦有不知者又祖制軍屯率皆在關西山西潞土諸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濬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以爲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况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撓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壞所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以屯爲非屯天下脊脊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敕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遣于原教內添此一欵嚴切責成撫按之下該道該道之下郡縣一道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贈其故產而與之己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賄而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三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賄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尺籍昭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金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又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哀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蠲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軍屯之事敕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臣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第三疏

近議鹽法者亦既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費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而使之不虧也

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其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曲詢于商若何而可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行而可以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積弊但去其秦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携數萬之貲以求什一之利息重廉恥而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稍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也竊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網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遂幾倍於曩時其後法既效而世振誤用群小以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網法者臣不知其詳然准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爲當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四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權而慎其選令御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於揚州設爐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權不操於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便於民固有時若無事耳如禹之治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始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情爲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爲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臣謹言其大略如此臣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異節孝序

蓋伯綸將母太恭人歸里也殆七年於茲矣伯綸守青州既逾兩期治行高下倚重當事者方擬伯綸表東海乃遽將母而歸也何居使無遽歸茲七

年者以異等遷卽隨流平進亦左右六曹爲御史大夫再求太恭人異數豈顧問哉太君母子寧不爲御史大夫左右六曹甘家食畊八口之田將三公不易焉人憫乎世情夙食貧晚獲而後索其子家溫身寵唯日不足卽其子趨時如鷄鳥之發羣羣耀馬借口捧檄絕裾曰固母志也是耶非耶且太君非故席宮厚借贈君走鹿門家食指日益夥種砂磧時日以幾伯綸舉於鄉又十餘年甫捷南宮起家庭尉他人殆如責償視此七年者閱智爭時倒行逆施矣異哉太君母子當年旃熊軾迎太君而東也國人士大夫誦歌而羨慕之無何又奉太君而西國人士大夫又咨嗟而驚異之乃太君母子夷然不屑也不肖言往讀伯綸陳情諸狀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泣然不知其涕之墮也南陔白華春令棠棣之咏交發焉世以角弓之怨得罪父母者豈少耶因極之報借茲具爾言昔謬曰友者孝之善物也禮固有之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矣老人類愛少子予季之咏惓惓焉誰念在原爲無形聲之視聽乎當接仲問蓋難言之矣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君念伯綸戴星出入治郡勞苦甚每見伯綸太君輒語笑恐知老人念仲傷伯綸意然枕席啼涕如漬誠其婢罔令伯綸知伯綸接仲問一痛幾絕比溫清輒拭其頰求頃刻乾曰兒無恙頽諸五六風氣迨上願加七箸兒再無念也子母更相隱更相慰藉者凡幾時然伯綸業爲章至再四於御史臺暨諸監司使者而太君不知也已而伯綸秘太君無介介二千石卽伯綸視之久矣其如徹屣矣母子復更相勸加餐焉曰吾母子居約時茹荼集蓼身耕織洗佐爾兄弟伊吾今卽遽歸回首爾諸生時得撫諸孤朝夕詎難割榮哉伯綸聞之潸然出涕獨謂母氏再冀博升斗爲仲季齟齬異日以檢收償往者耳詎謂聖善俯從至此卽日遣其子瑁御太君歸以示章草凡六七上曰免類已禿馬角未生遂拂衣就道行之日大東父老遮道諸狀可圖可歌卽此可報太君矣世詎少台鼎耶蓋抵里閭月始下其章仍得請云時甲乙間言獲罪權要中以墨法編管萬里之外與伯綸晤泊水之濱起居太君知太君視諸孫十餘人暨仲季諸孤

如仲季在伯綸視諸猶子不啻如其子瑁且督其子瑁視昆季無異阿翁視其從父也母子暨孫暨曾孫膝前四世翁如也言嗟歎無已歛歛而別言就酒泉道其時撫仕諸君子朝青慕紫四時仕宦尙書御史臺如取諸寄言悔當日無知不得隨諸君子以有今日而太君母子無義色無何諸君子復更騎斨盡語下石恩怨杳然無毫髮遺恨逮者辟者繫者鬼薪白繁踵接無虛日言卽安置已仍惴惴焉想有後命而太君母子無戒心言卽今日辱賜環叨命再徵聖恩以歸而太君且八十二視昔愈善聖主以皇子生覃恩中外六曹條上故事聖主特增秩宗款曰自奸黨首倡奪情辭倫幾至漸滅宜獎孝行以弘風勸凡內外諸臣有終養在籍者量加散官一級親年八十以上素行無虧者有司量加旌異大哉王言孝治天下之意真切篤摯如此有司言其狀於御史臺暨台使者以聞得報可有旨表原封太恭人郭氏暨青州府知府韓肫仁曰箇孝之門國人士大夫與田園野叟此爲千古曠典窮鄉下邑黃髮老嫗扶杖往觀太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恭人並青州使君狀修譚之太君母子依然一青州郡守母子耳其視前廳仕諸君子何如乎卽使前日割痛隱忍以翼序遷至貴顯然中外如此紫紫若若而太君母子不數數見故君子不以彼易此噫介於石不幾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譚何容易詩曰旣受帝祉施於子孫以是爲太君壽孝子不貳永錫爾類其伯綸之謂與諸大夫國人復北向稽首爲聖天子祝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猗與休哉此後日史氏之事也不肖言區區何足爲太君母子壽耶

見吾儔先生壽序

士大夫皆知先生爲長者里人亦稱先生曰恂恂君子也有知先生爲持世之豪傑者乎當左轄關中收丙寅丁卯之間逆焰方張直指某謂先生曰尸祝上公者邇海以內獨焉登京兆之區寂然不聞此罕可乎不然事且殆先生毅然持不可強之至再四先生曰三王之國悉索敝賦不克應遑復及此蓋以他詞

拒之直指遂密奏記送瑞矣述撫錢穀通欠事矯旨勒令覆奏侍章既上禍且不測直指得曰我言不幸而中可奈何無己以二千金爲某壽禍擇其輕者或可緩其章不報都同列謂格中括此無難即不然吾輩當獻金免公於不測可乎先生曰諸君子可謂愛我謂之以德則未也卒峻拒之無何瑞且敗噫今日譚之易耳當提騎四出無虛日天下重足而立既有聲色日夜思中先生無論逆焰即緇衣使者封疆大吏誰敢逆顏行又諸君子謬謂愛我獨忍不降以相從也耶持我者與愛我者但夷然不屑先生方自謂吾守吾常耳介于石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此真豪傑矣豪傑之目未之前聞也自子與始文王且不必待況其他乎不肯倚君子况附權勢之小人乎後世分豪傑聖賢爲二謂爲豪傑不能爲聖賢持論之謬至此蓋但以所附負俗及以無忌憚當之耳自古未有不能爲豪傑而能爲聖賢者也不知子與所爲豪傑即夫子所爲狂狷也後世止以肆蕩不羈目狂簡謂狷者不過一曲謹之士耳方不屑爲狷爲今從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政者之口實而世道人心隨之矣可歎也伊尹一介不取此一狷也後以天下爲己任爲放桐復辟之舉伯夷采西山之薇恥食周粟此又一狷也乃當日叩馬而諫犯左右之不測留萬古君臣之義後之豪傑所不敢爲不能爲兩曲謹之士辦之有餘學者何易視狷之至於此也當先生正色危言以抗直指拒同列持此似葉之身付於不可知之逆焰不知世之君子目先生爲狷者乎爲豪傑乎先生並狷之名亦不居愚直謂先生真豪傑也當日與不肯言比肩事主自負名流言獲罪未幾舉國之人盡爲誣臣媚子蓋當日自命豪傑不屑爲者也迨至後日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一時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一時也可羞也先生之令子侍御君峻整淵潔藻鑑人倫纔經品目遽增聲價先生衙門泌水之中日勉侍御以持身立朝之概不肯片言隻字倚時流口吻需藉三秦之舉動噫鳳翔千仞不知世之君子何以目先生也言通籍三十年矣甘職山中覲焉小草驅馳南北日求所謂豪傑依歸仰止而不可得咏兼葭之什望

匡廬之峯臨風瞻迺我勞如何噫天下大矣可惜以偽聲氣而號召假君子內冠冕之士靡然從之復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矣以無忌憚爲豪傑此中關係非淺矣不知夫子何以位置經經於今從政者之上也不知從政者皆經經者也當衡衡有莘之野一介不取亦不過經經小人耳豈知言必信行必果經經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匪兩人也願從政者無誤認也今之世無所不極矣極則必反能持其極者誰乎賴有長者有恂恂君子耳持其極者持世者也持世者壽世者也以是爲見吾先生贈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御史大夫玉陽先生今年嘉平十有九日爲七十初度郡邑人士無小無大稱觴爲先生壽不佞言自束髮時已奉教於先生追欲請益屬某亦同序於不佞言言即以問某曰爾之所以壽先生者亦如世俗主進姑爲綺靡稱諛伯觴而已乎不然夫亦由行古之道曰尚齒也是近之矣然爾亦知尚齒之義何居乎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禮義止於尚齒耳學士大夫率以爲迂闊無當於王道何關焉言不能與吾子深言之古有憲老乞言之典言侍先生最久自先生司李雲間中外別歷以至爲御史大夫又陪杖屨田園者亦十年於茲矣無亦仍乞言於先生以告諸子可乎曰者言獲從楊給事李雨侍先生飲酒酣願謂余兩人曰不佞起家爲子大夫將四十年矣人心風俗世運殆如歷漢唐宋之季未易更僕憶通籍初士大夫沐浴祖宗之德深久率重廉恥而尚節氣卽江陵當國炙手可熱鄉忠介諸君子不難首犯之方寓無水旱盜賊之患海內宴然道路無豺虎遠行者不須卜日吾晉爲呂左司冠見泉魏公相繼爲中丞飭吏治藩臬肅然向風吾郡縣守若令賢者接踵閭井之間老稚熙恬冠蓋項背相望恭儉敦直圭角峻整後進對之儼如師保鄉里亦無繁組雕鏤奇邪淫巧之習此耳目所睹記也迨二十年後諸君子成水火之形吹聲逐影者又左右袒賴當恭默之朝芽蘗未盛乃甲乙之間何誦誦如也三

季之禍集於一旦真以國微倖矣貪人鄙夫紫雲若若彼善者便夷猶祝之盜賊扎瘡水旱之災迄無寧歲同左更相效尤子矜以上有升降之概焉四十年之中邪正之消長方寓之治亂人心風俗之澆淳雖且暮若更世運矣語曰物極必反豈其然乎極者何則人心爲之極也反者何其說遠且迂姑爲子畧言之有氣運乘其極而反者則水旱盜賊之災是也有亂臣賊子乘其極而反者則甲乙之間是也義如絞繩之過則繩自爲反也當不得不反之勢氣運亦隨之如今者秦晉豫楚之禍豈上帝不仁耶當是時僉天壬人方以陽九爲彈冠之會數處其極則不可以理論若夫賢人君子處氣運人事之間蓋有權矣此吾士大夫之責也楊時化曰誠如先生言政如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必然之勢無足怪者詩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古人卽飲酒一事耳既立之監又佐之史政持其極也張慎言曰敬聞教矣先生所云士大夫之責卽楊子所云持之之義然乎否乎曰吾士寇至軍興之會其間文武上下中外之際禁如也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九

山東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巨璫挾簡書赫然居其間情文機事蓋難言之矣開釁起禍間不容髮其憂又在盜賊之外先生居郡中周旋調停心良苦畫便宜當事者受成輕重布之至登陴勸分以身率郡人士無論已然其時賊奔而南晉豫隔一衣帶水邊司馬暨大中丞鞭不及馬腹於豫又無臂指之勢使樞臣早從先生言一轄之一角之詎至以楚豫爲察哉迨逸而之楚蜀始如先生所條畫特設制臣晚矣然郡邑陰受先生之福亦復不尠往者司李聲實非吳門至今膾炙人口醫啟事黨人方始輅輅卒坦然不知所向壹意維持公道保全善類乃黨人卒不快先生竟以酒泉投畀先是某君子亦除此中兵使者便拂衣去先生怡然就道比及瓜聲靈濯濯五涼內所殺貪魯數踰告廟彼中望節鉞如渴卽不然以清通出法當奉常復爲不更事者謬擬借先生中朝爾主爵者又陰轎之纒量移光祿先生亦夷然不以失節爲憾嗣建牙全楚既是故物差愼河西勞動而奸人卒以先是在啟事時介直職言者奪其秩噫豈知造物爲君子善人巧

而秘如此哉使以容容冥厚福無所用以持身世諸公引爲僂類由楚鐵遽躋台鼎猶拾芥耳然卒不以彼易此世道人心先生所爲持之者淵矣未易與他人道也楊子復盱山而起曰果然吾士大夫之責其何辭焉無論得爲與不得爲各自盡耳記有之五帝憲老三代憲而又乞言然皆有倬史焉子今者合德昔之致乞言於先生仍爲先生壽以是告諸後學曰古人尙齒引年之禮蓋如此豈徒獻稱觴而已乎某曰微子之言吾小子烏知之然側聞先王之養老以教孝也今日爲先生壽無亦竊附於教孝之義爲鄉里之盛典可乎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太孺人者進士王夢卜之母也夢卜除韓城令時以覃恩贈公文林先生如其官母爲太孺人云文林先生與言舅氏爲從兄弟是文林亦渭陽行然言總角大父田南公延文林先生使受業焉師道尊故細渭陽一票於師是言與夢卜中表兄弟今年秋太孺人御象服以七十初度子若孫北面以次稱觴爲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

山東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孺人壽言以先生門下得爲詞侑觴焉言祝夢卜六七歲而長衰髮如秋憶在門下時四十年於今矣其於太孺人暨夢卜升沉榮悴貧富貴賤之變耳而目之熟矣蓋穆然有深思焉不惟是濶澤之間後先弄弄聯鼎貴王氏世家實甲郡邑太宰疏菴公太恭正吾公又前山龍川需雲彬彬蔚起項背相望猗與盛矣乃中間盛衰奢儉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替言又未嘗不服膺於四十年終始之致也太孺人身親見之言與夢卜目擊而遺存則太孺人之享有今日譚何容易方太宰恭知貴盛時太孺人取之豈止南北阮哉其時族黨子弟屈聲華擊鮮饌醉登醉日富其賢者亦持籌子母問田舍資以萬計羊牛角千其時又林先生蕭然諸生耳太孺人椎布操作攻苦茹淡仰佐先生下帷時授子弟室里中先大父迫爲言擇所事太宰公曰無論我家阿咸蓋指先生也太宰既以垂髫時器不肯言亦謂文林先生必當繼太宰而起言侍左右又歲時伏臘謁其家見先生爲太宰翁小阮日雜公子公姓間無毫髮聲華之色卒

不報於有司太孺人竟亦無介介曰以三尺之管得既稟不給又俯藉十庭之微異日以青氈爲我家子弟青箱之資詎不忍俟乃與諸富貴爭一日哉時夢卜亦已從文林先生有事於有司聲譽鵲起無何先生之大東安丘博士謂太孺人曰我家無半井之田食指日益衆留夢卜其家計俯仰太孺人持不可曰廣文作足支朝夕我二十年攻苦不得於夫子今將計日而獲忍以朝夕煩兒輩耶卒借夢卜兄弟之青齊仍茹淡如前諸生時督夢卜兄弟無休日夢卜得一意無他營明年遂舉於鄉而先生又量移楚當陽時仲若季各有室先生又擬留孝廉於里中如前時太孺人又持不可而夢卜又以孝廉渡瓠子浮荆襄而下縱覽三湖七澤之勝羣楚材而日磨淬之學日益進卒有今日太夫人不得於夫子乃獲於其子是雖夢卜象賢然堅忍有識力相夫子教其子竟以享之此豈當於婦人中求之耶雖古彤管所紀曷以加焉回視鄉者諸公姓籍赫奕爲車上儔日坐梁肉式號式呼俾畫作夜耗教先德後卒時日以幾朝不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謀夕爲宗務差何如乎乃太孺人既貴比就養歸仍以勤而督諸子舍見故諸宛若向嘔道故尊卑各以其禮無驕色是有今日豈偶然哉言又聞就養關中時里大被族黨有不舉火者命夢卜賑其乏夢卜亦善承太孺人意爲次其等割廉俸周給凡有差是何其仁而有禮之至於斯也言憶四十年間當太宰暨先大父居里其時風俗淳美二老身先之無凌弱暴寡讎諍之習今稍稍替矣視太孺人暨夢卜與言總角時風會之變譚如百年外內事則太孺人攻苦茹淡佐文林先生其懿行淑德真可以風矣今日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替夢卜養志之孝扶傾而濟其弱激頹厲頑以繼太宰公而起言從其後願奉教左右以無負先生爲太孺人今日稱觴豈不與有榮休哉言之母黨又我先生之族也詩曰雖桑與梓必恭敬止是豈特維桑也不寧是正吾公亦言渭陽行起家乙丑言計其七十時幡然一老舞班持觴率膝下四世爲田太宜人九十壽時侈爲美譚今夢卜亦乙丑起家太孺人仁厚而有禮壽當齊田太宜

人異日遇其事亦或借庇夢卜無恙尙當操觚與其族黨子弟之賢暨受教而沐其恩者共爲太孺人九如之咏受茲介福則今日豈足爲太孺人子母侈譚耶

追草序

悔草者何是不肖言追往者之不知學不聞道痛自刻責無人可控無地可容不得已自泣自慰而乃爲是草用志悔也悔固也而必爲是草者何芒芒然如窮人無所歸聖賢之言如飲食然焉朝斯夕斯傍徨于胸臆手口之間恍惚而冀一遇也又人之有病百體無恙而見於脈故醫者得而醫之雖諱疾忌醫而切者已不言而知之矣余既悔矣方寸之病余方不自覺而虛憊之症脫于手口者畢見於筆楮無毫髮可遁有愛我者而賜之藥石將慶更生焉此余志也噫悔晚矣何嗟及矣雖加一日不愈于已乎

九正易因序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矣讀易之難也然人人可以讀易也何也以人日在易之中百姓皆可與能也百姓皆可與能而上士大儒有所不知也易無知何人何人亦無知易何如水之在江河也象與鼠各厭其腹而止矣謂無得於江河不可安得有一口吸盡西江者乎愚不肖賢智各隨其分量而各有得焉不可誣也今之學者尙不足與於觀象玩詞而況其上焉者乎然易者寡過之書也苟得讀而寡過焉蓋亦難矣象者圖也今義文之圖俱在而悟之者誰乎曰伏羲四圖其說出於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布衣陳搏圖南挺之伯長之學不可得而聞矣希夷之世可何論也康節發諸賢所未發然所謂弄丸者何物乎自古有田何之易有費直之易有王弼孔穎達之易而焦贛京房復有繆然孔子授於魯商墨子本而後授於楊墨子庸子庸授江東尉繚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後有施雠孟喜梁丘賀之徒亦夥矣今四聖之圖與辭具在不此是究而復譚連山歸藏耶謬矣

夫子十傳注易者也後之訓詁者非膚則支不復可措手矣但言易者有象數有理有玄有心易有緯有災變數者非一非異而偏得者各據其勝若斥心學者謂無理無象數而易道廢則太甚矣程子曰康節論數始論理關子明策卦取驗不爽京房諸家推算如響堯夫而外周程諸君子不與焉要以夫子之傳讀易足矣象之於卦詞也文言之於乾坤也繫之諸爻也不皆向心易道問學耶未嘗專泥象數也大衍之數五十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探賈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著龜未嘗不言象數也曰占事知來曰神以知來曰知來者逆未嘗不言未來也故十傳備矣唐虞用世闡散經世演易序疇不肯死而覺世龍逢比干肯一死而持世知幾善變伊呂用乾知離守黑黃老用坤天根月窟弄丸而吟鼓掌大笑墮臨而睡伯陽之道可以長生景純之術遂能知死以至京房之災變不爽關朗之書晉因錯出世入世爲聖爲賢皆易也而皆不足以盡易也七政何以齊齊以璣衡以數知之也其數生然治亂存亡聖賢盜賊之數庚甲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三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姓氏刻定而不爽毫末數之所極理遂無極雖堯舜義文不能轉變也又何也其數死死者不易生者可以推算而得亦不易何以曰變易曰生生之易曰不測之易曰無方無體之易易簡之易也真不可思議矣嗚呼天地之有陰陽也有治之必有亂也有君子之必有小人也有麟鳳之必有鳴鵠虎狼也有芝蘭之必有荊棘也有禎祥之必有妖孽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神聖之必欲撥亂而反治也必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必欲扶陽而抑陰也裁成輔相參贊位育此神聖之所以爲神聖也所以天地人並立而爲三也以三百八十四君子處六十四世界之中有一卦一爻權不歸君子者乎太阿利器雖天地不得而操之宇宙生心造化在手今觀易不言太極而傳特言之易不言易簡而傳屢發明之既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又曰先天而天不違何也噫天人相與之際難言之矣因讀李宏甫九正易因煩吾友毛子晉鳳苞再鐫之曰易者寡過之書余止有觀象玩詞而已天人之際何知焉

王芝房詩序

詩至今日盛極矣盛之極則衰之始也詩人謂往者不足以驚衆速操勝於耳目之外爲纖爲醜爲詭詭怪詩窮于人人亦窮于詩途途百出而無已如元次山之徑直孟東野之寒峭余最不能同衆好甚至如元白之淺率深厭其薄填詞之濫觴最惡其淫乃皆傳之至今何也則以淺而淫皆真則皆傳也若假則決不能傳矣雖郊廟明堂之章堪覆篋耳則詩何嘗窮人入自窮耳詩往見李長吉之奇但能爲歌行耳五七言近體長吉不能也今芝房之奇深刻藻麗幻而爲近體將使溫李遜之是芝房之變而不窮也余不能詩近益矢絕口不作一字卽劇肝腸腸而出亦復何益然喜讀詩卽十經諸書皆以詩讀之可以永日可以投老試與芝房商之妄賢其義芝房爲我各著一語余將以爲誦詩讀書之法可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足盡聲詩之變矣變則惡可已也故有歌之而哀樂不能自主勃然而神往者何也倡曰此情至而性從者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四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也哀樂性也情至而勃舉出之或歛笑爲顰或破涕成笑感其所感抑何禁乎又讀之而一唱三歎若我有懷不能自吐古人代爲予言者何也倡曰此性通而情浮者也古今懸矣情性何殊我所欲言古人言之我所不能言古人暢言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桴止響騰隨響俱盡如器中鏗聲出于外嫋嫋不絕者何也倡曰此情流而性寫者也情淵既波性海亦瀾非絲非竹非鐺寥寥短篇音出紙外予安知其自乎聽之若吞若吐鬱陶而不能言實反勝于盡辭者何也倡曰此情溢而性爲之隄也解強而出若奔波之下坎然盡則無餘姑留此以待解人若不解亦姑聽之政於不可解解之深于解矣紙上之陳言耳凄然如秋煦然如春不寒而栗不飲而醉者何也倡曰此情抒而性爲之劑者也性情根也感物而動發乎其所不禁倉庚俱鳴寒蛩同韻作者不知讀者不覺四時之氣俱在其中古人有云先生將移我情是耶非耶同一事同一辭或索而易盡或雋而有餘何也倡曰此情異而才殊者也有性有情復有才情

之所至而才至焉才之所至而學至焉學之所至而悟生焉悟則生生之爲易矣標義在此映發在彼如珠照乘若鑑懸空者何也倡曰此情至而性亦至者也同一聲也而有音同一珠也而有光同一花也而有韻音也韻也光也情也性也不可思議同一物同一境他人視之土苴耳一經詩人拈出臭腐神奇者何也倡曰此情況而性朗者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古人見桃花而悟道今桃花偏地遺果安在無聲之聲昭琴點瑟無言之言拈花豎拂何也倡曰此情化爲性也昔人有畫者止作一艇一閣于孤山絕島之中前面無窮通不作波瀾而觀者便作孤帆遠引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之想蓋非紙非水是紙是水隱難言之矣讀芝房著語余恍然若自失也詩吾知其不能矣但守此爲讀書言詩之法其許我乎

郭楚玉詩序

序詩者必知詩知詩者必盡古今之詩之變而後謂之知詩而後可與言詩余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知詩而可與言詩乎而況可與序詩乎假使余知詩而詩實不待序而況待余不肖之序乎六經之有詩也猶世之有山水五倫之有朋友五味之有酒也山水在互對朋友在聲氣醉之意不在酒聲氣不接神情不堪互對沈湎者徒在麴蘖恐成辜負耳故讀經者書與禮差易而與春秋暨詩最難易春秋姑不論即如說詩者無慮數十百家而詩故自如也子夏之外又有端木小序兩賢已不能相同而況其後焉者乎設使盡去詩序爲繭卷耳諸詩何以知葛繭定爲逮下也即使不知其爲逮下而諷詠不置其味更深長於逮下也如此者可與言詩矣故楚玉以其朋友山水麴蘖之趣盡發而爲詩而讀楚玉之詩者能令人幽能令人遠令人悲喜不自禁非悲楚玉之悲喜楚玉之喜而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也雖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而實楚玉能使人悲使人喜使人幽且遠也詩至于能使人且悲且喜且幽且遠而乃可與言詩矣然讀者而果能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豈惟可與讀詩雖與之讀易與春秋三代以上之書無

不可者而況其下焉者乎審如是雖謂余不肖可與言詩也亦可序詩也亦可何也詩活物也人人而可與言詩也而況于余乎楚玉勉乎哉六經而下與百家之書皆詩也不必止以漢魏隋唐風雲月露之什始爲詩也盡取非詩者讀之而後出而爲詩惜余老矣楚玉勉乎哉

又玄雲水集序

我今年正五六月滯曹丘未得卽代以去時聞又玄在錦囊夷門間恨不縮地往來蓋五六年風塵中求泉石而不可得對一禿居士眉宇如在丘壑比余抵里苦應酬已而爾後忽行散至臥虎山東北許嶺嶠丹楓與柿葉競醉欹樹良久俄聞汨然有聲在敗葉亂石之中如哽咽而欲訴也以手撥之蒙茸纒絡遂能濫觴又十餘步覺苦蘚密凝翠浮嵐手搔杖掉泉脉皆沾百武之內諸泉流響殆相伯仲是入里快事一日聽泉歸有僧出岫來自珏山云有僧析而擗句下若不甚欣然者詢其狀曰若聊不關人意余默然又支頤者久之出岫歸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俄踵岫武而來者倒衣應門居然哲而擗也我度曰此必聊不關人意者原無半臂不暇寒溫直訊之乃卽所謂前九六月滯曹丘不得去求縮地往來而不得在錦囊夷門之間者也又玄比見我果聊不關人意此與前虎山泉自鳴自咽于滯葉亂石之中者何以異先是探幽得泉謬嘗獎拔云好泉如韻士埋響在深谷孤青漱山鬼千載閱寒淥中道逢知己獎借標嘉目幽人固有權泉石生芳郁既又玄振錫西來歡喜無量曰高僧如幽泉寄托自迂適聊不關人意政爾味滋雋迫之不可求眉宇堪玄繙此予入里又一快事也乃予家指日繁比歸主僕雜處爲妻孥所迫方營土木又玄失其所懷來衡嶽九華勃然在剎那間矣予度我不可以留又玄又玄又發願走深山持準提百萬萬我又度我卽留又玄卽不營土木今日漱龍泉明日眺白雲又明日憩青蓮止是留一衲子點綴泉石耳卽不然我尙欲走長安假說口頭禪久稽若持呪功課此是我第一罪案也不如任其去但一切予能割愛又玄來予見又玄詩輒一作詩今

又玄去敗我意者不止土木我意又不甚難敗決不復再拈此事矣然我詩因又玄作進止詩定不人流而又玄乃能令我勃然有此嚮往則又玄殆目擊而此道在者初聞又玄名是黃山白岳間人又聞善八分書又意度松蘿山中來其人焚香吃茶作詩寫字耳此入門纔一短袖破衲携一負笈者定當是吳下門門兒求祝髮不可強而後可者政自精茶理此見之都不復之然徐詢其居平日我幼時父母督我書我語若解若不解輒棄去及長大作估客我有千金隨手盡兄長督我對簿我輒錯落不可覆按已而諸貴人達官強掌記我我苦周旋今遂止有此持如戟耳予聞之撫掌大笑曰幸爾讀書懶不幸爾書若成是止一指大耳又幸爾不問生產不幸爾居積致富善周旋諸大人間是微中大賈耳爾微中人布滿世界有居積百億萬豈少爾錙銖不則止是山人清客耳從前是懶從後是寢是迂此于世人都近然自有近處不可提倡破耳爾讀不就作賈日窘作遊日益厭意歇心此道中亦懶亦癡亦迂乃我未見如思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泉石既見津津然欲一拈詩當爾眉宇此亦殆是爾昔劫熟識所持毫不可強也爾今走衡山石門當先至度門從度門後三年復見我太行之麓果如何余既以此作祖道并以弁雲水集以期他日聚首復漱靈湫題濯視兩相零似其許我乎時丙辰十月既望也

萬子馨填詞序

余讀萬子馨所刻填詞蓋吟咏低徊者久之有文章叔降之慨焉詩之降也流為填詞漢魏以來樂府舞歌子夜讀曲雖與古去填詞遠甚然已微露其聲氣迨至齊梁以後綺靡纖麗之極不得不流而為填詞也至填詞而之于元之曲蓋如決水于千仞之谿矣故填詞者在唐以後為詩之終在元以前為曲之始然詞之至佳者人曲則甚韻而入詩則傷格風會浸淫雖作者亦不自知也然今之樂猶古之樂笙簫鏡歌瑟栗箏吹皆可以被金石享人鬼而況詞與曲乎但曲以後再不得復有濫觴矣三百篇柔情詩暨古樂府率用方言巷語而

傳之至今吟矣不厭者何也故余以為填詞者用俚用俗若雜若諧以填詞之格而一持以古樂府白紵舞歌子夜讀曲之聲氣子馨雅能辨此矣若元之曲再降益不可知識者愛之故余讀子馨是刻愛而推之如此

蕪湖禪定菴募緣序

余以賜老不得歸里借靈藥餌養病禪定既入菴闢如無人諦察其衆將三百指什衆主伴寂無譁者不問不答不諂不慢淵清清畫唯聞鐘磬如來菩薩尊耆伽藍按指低眉慈威俱現瞻禮不覺畏愛兼抱客僧行脚至者如歸應酬齋供茗粥充潔童子行者如侍檀施方等行慈無有高下飯者不德食者不感余訊主者不給奈何曰龍天常住無煩預計計後費殆倍千金施者非求受者不吝衣鉢之外分寸無餘余隨喜已喟然而歎富貴聲色暴殄無算求若錙銖了不可得骨肉故舊不獲徵需千倉萬廩惟日不足大力負去而彼不知視彼錙銖于意云何因復歎此茫茫世界三大聖人主持覆冒天地有憾聖人代之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先王因情以制禮後世緣禮以用情因情以制禮是由仁義行也緣禮以用情是行仁義也行仁義是假之也世衰道微求行仁義者且不可得而況其上焉者乎今夫施由親始是也若有期頤大養之老居然在堂孫之子復有孫孫復有子而此子者于堂上之老人死喪之後袒免而已此子于子者見其祖父而上擗踊無已則亦涕泗滂沱然不能總之外復有總也故至此而禮窮一堂之內襁褓之中此肅然大養之老無奈此袒免之子何而況其族乎而況撫焉不親其笑語者乎此子者朝焉夕焉飲焉食焉是日者老人所為弄之掌中餌之膝